

## 第九章 獨一處

書名：《慶餘年》 作者：貓膩 字體：+大中小-

京都的夜晚，比北齊上京的夜晚要顯得清靜少許，慶國人似乎還沒有習慣所謂盛世年華，所以大多數時候，還是習慣夜晚在家裏呆著，當然，那些液晶河上的花舫，城西的青樓不在此類中。

範閑負著手，在夜色中緩步前行，鄧子越抱著個盒子跟在他身後數步，忽然間範閑停下了腳步，對著身前身後那些黑暗處招了招手，隱藏在黑暗中專門負責保護他安全的那些監察院吏員，有些不知所以地現了身。

“全京都的人都知道你們在我身邊，何必還要刻意留在黑暗裏。”範閑笑著說道。

鄧子越苦笑著解釋道：“朝官們不喜歡看著監察院的密探在街上，百姓們也多有畏懼之感...隻怕對大人影響不好。”

範閑明白他說的什麼意思，笑著說道：“你們老在人房頂上走，難道不怕影響別人睡覺？”

眾下屬麵麵覷，卻也是依著提司大人的意思，來到了街上。這些人都是當初在監察院裏並不怎麼得誌的官員，王啟年受命組建啟年小組的時候，也很用了一些心思，找的都是些合用之人。如今啟年小組裏的人跟著範提司，在院中可謂是春風得意，不論是去八大處裏哪邊交待公務，對方總是恭恭敬敬，而且每月除了俸祿之外，還有很大的一筆津貼，這種轉變讓他們深覺跟著範提司，實在是很幸運的一件事情。

時近中夜，氣溫漸低，鄧子越趕前幾步。將一件薄薄的黑色風衣搭在了範閑的身上，然後馬上退回到自己位置。一行七八人向前走去，眾人都穿著監察院特製的那種黑色單衣，下擺在膝蓋之上。衣料並不怎麼反光，看上去有一種陰沉的觀感。

月光下，一行人正保持著一種很有味道的距離，沉默而同步地將範閑拱衛在正中，向著前行去，銀光如雪，黑衣如墨。

第二日，範閑就去了天河大道旁地那個建築??監察院。

他一路往裏走去，一路都有麵色平靜的監察院官員向他低身行禮。

“提司大人早安。”

“範提司早。”

他一一含笑應過，腳下未停。向院後的那個房間走了過去。推門而入，然後發現八大處的七個頭目已經到齊了。

範閑微微欠身，拱手向眾人行了一禮。那七位頭目不敢托大，趕緊站起身來回了一禮，尤其是四處的言若海看著範閑更是麵色喜悅，微有感激，想來這兩天在家中與言冰雲父子和睦。心情不錯，隻有陳萍萍坐在長桌盡頭的那張輪椅上似笑非笑地望著他。

他咳了一聲，坐到了陳萍萍右手邊的那位座位上。有些意外沒有發現老師的身影，似乎猜到他在想什麼，陳萍萍雙手輕輕撫摩著膝蓋，用微尖的聲音輕聲說道：“他去江南快活去了，我也管不住他。”

範閑笑了笑，壓低了聲音，眼視前方，說道：“什麼時候你也出去玩去？”

陳萍萍看了他一眼，說道：“那得看你什麼時候有能力接班。”

監察院極少有這種會議。恰好範閑來的兩次都碰著了，當然，這兩次會議與他也都有扯脫不開地關係。在聽取了範閑關於北齊之行的匯報之後，眾官員都放下心來，隻要北麵的密謀網絡沒有遭到致命性地毀滅，其它地其實都無所謂。

至於範閑提名王啟年暫時處理北方一應事務，眾人也沒有太大的異議，一方麵範閑身為提司有這個權力。二來王啟年在院中的資曆也足夠久，如果不是他當初自己不爭氣，隻怕如今也是一方頭目，既然他機緣巧合跟了範提司，範

提司讓自己人向上晉一級，也不算什麼出格的舉動。三來，北麵那攤子實在是個危險的買賣，看看四處言大人家公子地遭遇就知道了。

但接下來宣布的院內人事安排，就有些出乎眾人的意料??院中官員一直以為，在一處朱格自盡之後，那個一直空著地位置，之所以院長大人始終沒有喊人接手，為的便是等小言公子回國之後接任，沒有想到院長大人宣布的任命中，言冰雲竟然任了四處頭目??如果他到了四處，那一處歸誰管理？言若海大人呢？

陳萍萍有氣無力地抬了抬眼簾：“若海在院子裏呆久了，有些膩了，所以自請辭去四處職務，明日發文去吏部，在京中謀個閑職養老吧。”看模樣，陳萍萍並不是很高興於言若海的自請去職，但言若海這一年裏天天憂心兒子的死活，竟是真的有些厭倦院中的生活，加上他自己也清楚，院中八大處，總不可能讓自己言家同時出現兩位頭目，為了給言冰雲騰位置，他隻有搶先辭職。

監察院八大處頭目，看似品級不高，但實際上卻是手中握有大權的職司，就算是各部侍郎，也不敢輕易得罪。

範閑看了言若海一眼，發現他的眼角果然有些疲倦之意，又有一絲解脫歡愉之意。

既然院長與言大人已經安排好了四處地後手，眾人也就不再多言，此時二處頭目問道：“一處的位置空了這麼久，總要有人打理才是，沐鐵...”他搖了搖頭：“忠誠自然無二，隻是這位大人隻會拍馬屁，能力還是弱了些，一處是院內最關鍵的部門之一，總掌京中官員的監察，總需要有個得力的人才行。”

其他的幾位頭目也紛紛點頭稱是，一處是八大處裏最光鮮的位置，這幾位八大處的老板，既然不像言若海那樣激流勇退，自然誰都想更進一步。

陳萍萍緩緩轉頭，看了臉上猶有狐疑之色的範閑一眼，開口說道：“自今起，一處不設頭目，轉由範提司全權管理。”

這話說的輕，但落在眾人的心中卻是極重，眾人頓時將心中那點兒爭權奪利之心全數驅散，和誰爭，也不敢和範提司爭，他本來就是自己這些人的上司，明顯將來是要接陳院長班的大人物，此時兼管一處，誰敢多話？

但眾人心頭也自凜然，提司之權本就少有限製，如今範大人兼管一處，那一處的事務也不再需要院裏親手安排，反而是其它的部門都要配合一處，如此一來，一處的地位隻怕又會再提高半個級別??換句話說，範提司就是一處的君主，他說什麼，一處便要做什麼！

範閑也有些吃驚，為什麼陳萍萍會讓自己管理一處，轉臉望著他說道：“院長，我做這個提司，已經很勉強了，從來沒有經手過具體事務，貿然打理一處，隻怕對院務...沒什麼好處。”

陳萍萍一句話，便定了調子：“沒有具體事務的經驗，所以把一處給你，就是為了讓你長些經驗。”

會議結束之後，院中的眾下屬紛紛向範閑道喜，隻是監察院總比朝廷裏別的部司官場風氣要好些，所以範閑並沒有聽到太多不堪入耳的馬屁聲。眾官離去之際，言若海卻專門留了下來，向範閑道了聲謝。

範閑心中有些不為人知的隱隱慚愧，趕緊笑著說道：“我與冰雲一見如故，再說都是院務，我實在也沒有出什麼力，言大人切莫這麼說，慚愧晚輩了。”

言若海見他不居功，對這位年輕的貴人更是欣賞，微微一笑，拍了拍他的肩膀，說道：“過幾天，我上帖子請範大人來府上坐坐。”

“一定，一定。”範閑不會拒絕，心裏也奇怪那位沈大小姐如今在言府裏是什麼模樣。

...

房裏隻剩下陳萍萍與範閑兩個人。

“胡鬧台。”陳萍萍皺眉望著他，“我知道冰雲這孩子心性沉穩，絕不會將那個女人帶回京都，想來這都是你的主意。”

世人皆懼陳萍萍，但範閑在他麵前卻總是嘻嘻哈哈地扮演一位晚輩的角色，亂叫了一通冤枉之後說道：“院長大人，這和下官可沒關係，那位沈大小姐一入使團，便始終呆在大公主的車駕上，我總不好強行拖下來殺了。”

陳萍萍眯著眼睛說道：“回京途中，我一直讓黑騎跟著使團，如果不是你示意，那個女人怎麼可能單騎闖入使團？”

範閑一窒，不知從何解釋，半晌後歎息道：“總不是一段孽緣。”

陳萍萍打心裏無比疼愛這個年輕人，也舍不得多加責備，轉而嗔斥道：“為什麼你要讓啟年小組亮出行跡？”

範閑知道這事瞞不過對方，早就想好了應答，微笑說道：“因為我想讓院子變得光明正大一些，老縮在黑暗裏，惹那麼多人害怕咱們，沒那個必要。”

“光明正大？”陳萍萍皺眉道：“你有這個心思，也算是好的。”

範閑替他將膝上的毯子往上拉了拉，輕聲說道：“慢慢來，不著急。”

[上一章](#)[回目錄](#)[下一章](#)